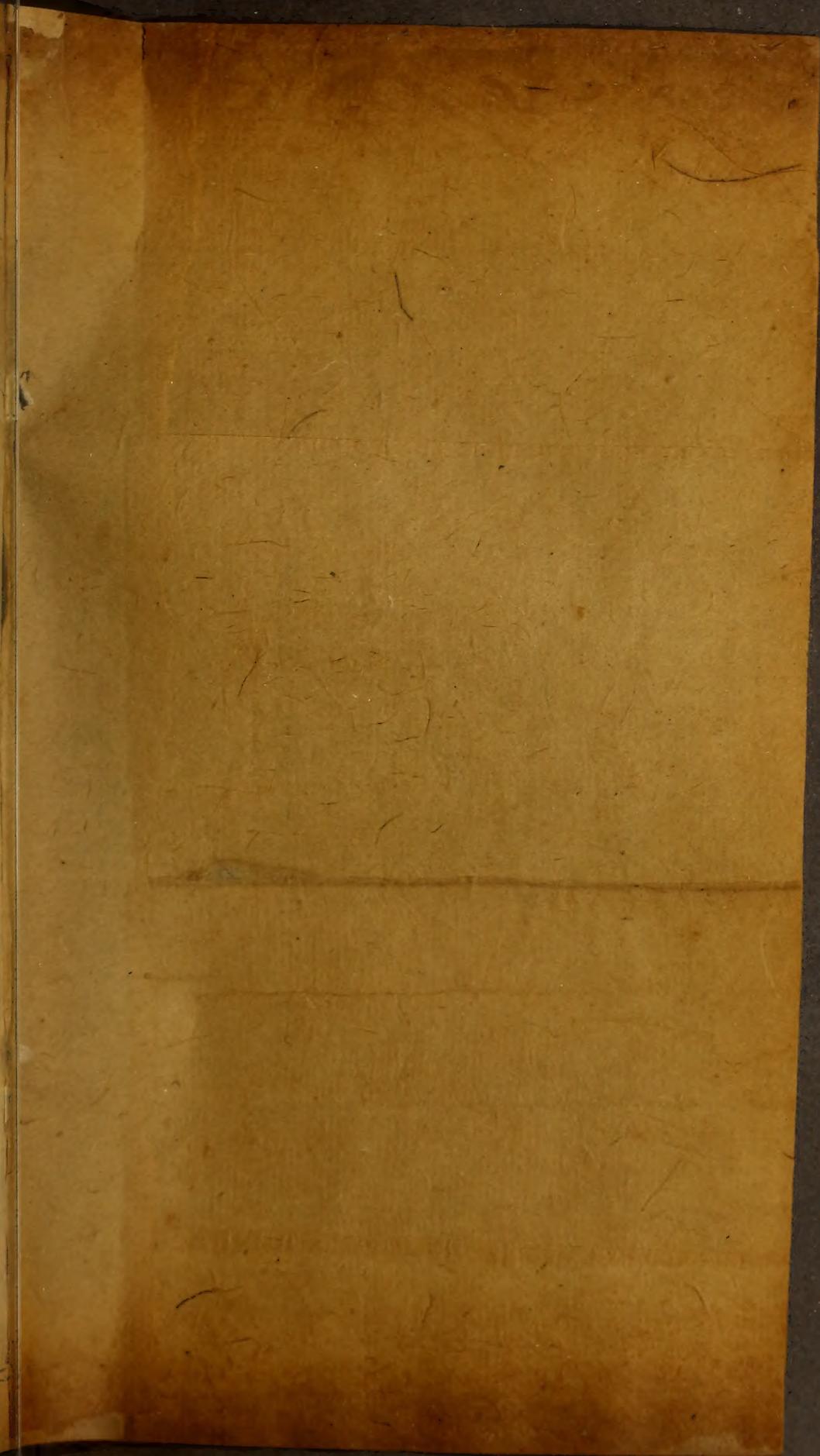


U  
101  
Y8  
1639

V.22





李沆識大體

宋真宗景德元年、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肝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

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細事不足煩帝、

從事封禪

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之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

準不、知人

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

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

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

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沈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

一切可罷則四、方、水、旱、盜、賊、亦不必奏矣

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

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沈嘗讀

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本朝于慎行曰、沈於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真

至論也。然彼時風俗純厚、法紀脩明、可罷可行、下

無異議、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舉瑣屑以責職掌、必欲邀題覆於該部、求票允于內閣、及至奉有俞旨、頒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而監司長吏、曾不聞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者但取一時允行、不問遠近上下、會否通行、卽取而刻之集中、以爲傳世之具、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何必請、而復以申飭、報罷者何必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求免於少年之摺撫、而不

顧政體之虛實、使沆當是時能一日居其位否、和卽事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卽以爲拒諫矣。

芑山氏曰。日奏水旱盜賊。使上無侈心。皆忠臣防微杜漸之道。至中外所陳利害。當擇其有補政事者。次第行之。豈宜一切報罷。信如沆言。則是嘉謨不必入告。而古聖王建鞞設鐸之制。皆廢而不用。下情安得盡哉。要之處沆之時地。宜報罷以防變更。後世宰相。槩欲循而行之。置國家利害於度外。則非也。

曹瑋等備唃廝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吐蕃贊普之裔唃廝囉居宗

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為論逋

論逋國相也

立遵貪而喜

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

復襲西涼府又敗衆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

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

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

為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

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眾數十萬請討

平夏州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或曰。真宗不信廝囉。無疲兵傷財之弊。未幾廝囉果與宗哥族連結入寇。益見平夏自效皆詐而不可信者也。

張知白備契丹

宋仁宗初卽位，契丹大闢，聲言獵幽，朝廷患之。帝以

不深于備者

問三府，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芑山氏曰：用其實而不示以形，懼挑敵釁耳。及契丹果罷去，益信知白早見。如三府言，則張皇多事矣。

卓菴氏曰。適會河決。故能斂形用實。不然亦須別有區畫。豈可徒以生釁自嫌坐墮虜術哉。

夏竦等經略夏州

宋仁宗寶元元年、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經略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道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拒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保吉階銀綏州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貴、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

保吉階

銀綏

州

割棄

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弓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近遠砦柵多少，而

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  
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  
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  
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是○時○邊○臣○多  
議○征○討○反○以○竦○爲○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

識之甚○

此以下續綱目俱刪○可謂無

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  
則○倉○皇○莫○知○所○爲○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  
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息○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  
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

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  
 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  
 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  
 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  
 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  
 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虜。廝囉及它番部  
 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息。賜此伐謀之要  
 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此○策○與○夏○竦○同

或曰。竦條上十事。皆備邊不可廢者。但請詔廝囉

破賊論者謂廝囉卒無破賊功。竦策未見成效。然當日竦獨有見。非儕輩所盡知也。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中國之形。惟以夷攻夷。足爲上筭。元昊負山阻河。跨有萬里。而吐蕃唃廝囉。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通于青海高昌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背擊元昊。以分其勢。此制夏一竒也。廝囉雖未必卽能抗夏。而能牽制其後。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賢于中國十萬師矣。宋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也。凡立功

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搃旗。然後策效也。廝  
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豈有低  
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壘。  
而以責部落夷酋于萬里之外。不亦迂乎。繇于氏  
此言觀之。則竦之請詔廝囉破賊者。或亦僅資其  
牽制之力。使元昊知所畏忌而已。竦豈失策哉。

惟適氏曰。用兵莫妙於牽制之法。昔齊桓公伐楚。  
遠結江黃以爲之援。漢高帝謂隋何曰。公能說九  
江王。使舉兵叛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

天下必矣。與張良以齊梁反書遺項王。皆牽制之。最妙者。誠能用竦策。使廡囉爲犄角。而諸道之兵。互相應援。雖以滅元昊不難。何策之失哉。惜當時採用者。旣未得要領。而竦亦不暢言其所以然。以故爲邊臣所沮。徒滋後人之議也。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無法辨識。

范仲淹備關中

宋仁宗康定元年，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夏守贇庸怯，寡方略，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能安枕矣。爲今之計，嚴戒邊臣，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之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以不輕討爲備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

兵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或曰。先爲持久可守之計。不急於入討。此仲淹善制寇處。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者也。

張方平平戎十策

宋仁宗康定元年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  
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  
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  
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  
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  
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芑山氏曰元昊陷諸砦不聞有攻戰之策則宋之  
邊備亦甚疎矣安能折衝禦侮犁庭掃穴哉十策

史不當略。

卓菴氏曰。此卽孫臏擣虛之法。然湏示以形勢。使彼不疑。方得行其計。不然。彼先有備。安知不且以空城餌我。不可不慎。

范仲淹兼知延州

宋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小范老子、即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雍范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

各備  
卷之四  
三

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  
省○糴○十○之○三○它○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又○修○承○平○  
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  
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或曰。更出禦敵。則兵力有餘。徙兵就食。則遠輸可省。此皆仲淹方略。宜西人相戒。以爲不可欺也。

分置陝西四路使

宋仁宗慶曆元年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韓

琦知秦州王汾

汾即沿

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

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

原最當賊衝王汾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

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

○須○擇○其○忠○義○者○旒○勇○略○亦○未○可○恃

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

之時先據要害來則中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

琦亦間用招納

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  
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

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

州城砦

砦柴去聲木柵又壘也

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

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  
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

路又使周美讓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

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

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

不嘗。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繇是仲淹

○使任○福○知○此○不○至○墮賊伏中

○居○要○

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芑山氏曰。據要害。犒諸羗。皆可以備寇。至仲淹任人無失。猶足成功。好水川之敗。繇誤用任福。耿傳耳。故得人則功可徐圖。而失人則敗可立待。不可不慎。

韓琦等經略涇原

宋仁宗慶曆二年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

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

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

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元昊寇鎮戎軍懷敏敗死元昊遂大掠渭

州明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

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

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

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

各備  
卷之四  
忠貞堂

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  
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未○用○其○策○乃  
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  
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  
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  
復○言○琦○等○旣○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  
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  
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各○重○一○時○人○心

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息畏威。不敢輒犯邊境。

芑山氏曰。韓范僂力西邊。如率然在山。元昊未有不膽破者。惜帝方厭兵。聽元昊請和。密詔麗籍招納。遂召還琦等。繇是變君臣之號。爲父子之稱。更名曩霄。戲譯吾祖。卒不敢正名其罪。此帝姑息元昊之過。豈琦等罪哉。

吳文敏是莊等聖典

首集書經經書經李不列五卷其集為書經以示

陳夏氏出和等編景變各引之世德以卷二和夏

不繼始清帶帶太級其德云吳高前著監製

昔山又曰節張界衣西級味率然非可示吳云

不春蘇維德然以吳以不雅禮其致也

為多神鼓神以然重二人業今編四參進士本

富弼請修政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副使、弼

切○中當日玩弛之○病

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

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卧薪嘗

膽、不忘脩政、且叔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

○深○慮○遠○計

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

政殿學士。

或曰：辭樞密使而必痛言和好未可保、守備不宜

懈。此正因事納規之法。弼忠義智略於斯可見。論

者徒謂弼卑以自牧。謬甚。

卓菴氏曰。弼耻于結好。故不樂受賞。不然。守備固不可懈。而所稱和好未可保者。不且以啟敵人之釁邪。觀其對仁宗曰。願陛下思其耻。卧薪嘗膽。不忘修政。弼之情。見乎詞矣。惜後世不盡知耳。

富弼議召韓琦

宋仁宗慶曆三年元昊六宅使賀從勗至京議和帝  
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  
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  
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  
令稱臣乃可許和帝不聽時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  
還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  
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  
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

相○濟○事○無○不○集○又○不○聽○元○昊○方○倚○契○丹○邀○索○亡○厥○晏  
 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或○曰○弼○慮○西○寇○未○殄○欲○令○韓○范○表○裏○相○濟○此○老○成  
 持○重○之○見○帝○獨○拒○而○弗○納○以○是○時○帝○方○厭○兵○耳

孫 余 垣 較 正

余 維 樞

古方略備卷之五

葵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琦議修京師

宋仁宗慶曆四年、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較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鑱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

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嘗數，臣不復以它  
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  
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  
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言為今之策，當以  
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  
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  
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  
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

○二○密○才○不○可○忽○

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  
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  
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  
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  
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脩京師。非徒禦  
寇。誠以伐溪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  
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  
遂不果行。

靖以迂腐誤國

或曰元昊方有事於契丹。結好中朝。姑爲緩兵計。

非願附於我也。使帝信用韓范，併力伐之，安有西顧之憂哉。惜不足以語此。終宋之世，城守無具，余靖一言誤之也。

孫沔安撫廣南

宋仁宗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初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府庫精甲、宰相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患賊度嶺

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用○聲  
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

本朝于慎行曰。沔言絕中事理。可以破玩愒之弊。然天下事變。亦忌張皇。有備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備而張皇。蓋亦危亡之道。適所見未為非也。

或曰儂氏自唐初卽雄于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昌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擬儂猶。求內附。朝廷不許。智高怒。與廣州

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  
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  
高遂率衆沿江東下攻邕州。使珙能如沔。蚤見。豫  
爲之備。智高安得遽跋扈至此。

古方略

卷之五

四

忠貞堂

詔諸州置廣惠倉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人戶

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

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此中須慎防邪移侵沒

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

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

粥如舊。

或曰具出納數不難。宜擇公廉勤慎者領之。庶幾

老稚貧疾皆蒙實惠。不則法雖善無益。此亦惠而

不費之一端。熙寧四年。王安石新法紛起。請糴廣惠倉田。以爲河北陝西京東諸路青苗本錢。新法既足害民。併先朝良法。又弁髦棄之。安石執初自用至此。迨哲宗元祐三年。廼復置廣惠倉。觀元祐之復置。熙寧糴田之舉。不安石是咎而誰咎哉。雖然。紹聖元年。廣惠倉復罷。民其無如矣。可嘆也夫。

蘇轍議青苗

宋神宗熙寧二年、行青苗法、勅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嘗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嘗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

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  
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  
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

似而非

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歛補  
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  
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  
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

誤

害民

緡錢百萬、糶河北嘗平粟、而嘗平廣惠倉之法、遂變  
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

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經○世○處○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于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錄是

如終不思何

此轍留心

而民苦之。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隨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芑山氏曰：贊成青苗法者，轉運使王廣淵也。罪不在安石下。然安石實未嘗思轍言，使果徐而思之，利害瞭然，安得復召廣淵與之議哉。

卓菴氏曰：踰月不言青苗，安石良心尚存。未幾而有廣淵之奏，豈天欲禍斯民邪。當安石柄用，四方

從風安知非廣淵迎合安石而爲此奏邪。又烏知  
非安石求勝其衆。因揆意于廣淵。明非一己之私  
邪。此等隱曲。史不能盡傳。要之兩人皆罪魁耳。可  
勝誅哉。

古方略

卷之五

九

忠貞堂

韓琦議備邊

宋神宗熙寧七年，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遣大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魯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

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勦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

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嘗。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嘗。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

河北三十七將

下悅服。邊備日克。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或曰。修備而使遼主疑我。非計之得也。琦非畏遼敗盟。故以耳辭慰之。蓋欲自固邦本。徐圖恢復。暫不挑釁於遼耳。

司馬光議棄熙河

宋哲宗元祐元年夏國主秉嘗卒子乾順立初秉嘗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卽位秉嘗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繇我起今旣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毋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忽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

文彦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并棄熙河。安燾

誤

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

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

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

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

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

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嘗卒。

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

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

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  
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  
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  
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或曰光欲棄熙河聞孫路之言遂止過安石遠甚  
蓋安石執拘自用光虛懷愛善此相業之所繇異  
也

古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章粲城平夏

宋哲宗紹聖四年，知渭州章粲以夏人猖獗，上言城  
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  
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  
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  
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粲迎擊敗之。  
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霸平砦，章惇因請  
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  
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或曰用智略備邊使敵不測故不開邊釁若倅絕  
歲賜拓境土則生事矣或據春秋譏魯城中城謂  
築城偪夏非計此腐儒不通時勢者也

卓菴氏曰。淦雖用智愚敵而得力尤在迎擊敗夏  
人始克有成不然卽峽口好水尚不能城安望進  
拓境土至五十餘所士無實而好行詐謀未有不  
立敗者也。

楊時議戰守

宋欽宗靖康元年。邇英殿說書楊時。聞金人入攻。時

離不入寇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

將圍汴京

厲。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

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

弘。輦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

見○要○害○宜○備○

振。使姦雄一以弘輦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

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

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略地。當遣援兵追

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芑山氏曰。守要害。收人心。二者皆急務。方金人渡河。笑曰。使南朝以二千人守河。我豈能渡。就金人之言觀之。宋惟不守險。遂至中原淪陷。然其所以

何灌議留禁旅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悉

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人守黎陽步

軍都虞侯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

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

不支，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或曰：守要害以拒虜衝，嚴禁旅以衛京師，皆當日

君臣不容忽者。灌之議未爲失計。時中拒而不從。

何其踈也。况徽宗寵任童貫，又誤用方平，黎陽之

敗。識者自其出師而已決之。孰謂供掃除者能禦侮哉。

芑山氏曰。本朝土木之變。虜旣退。京師解嚴。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如陵寢郊社何。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兵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或曰留邊將守

京師與何灌留禁旅衛根本。同一規畫而葉盛以爲失計。何歟。愚謂禁旅宜守京師。不當枵腹以待亡。邊將宜扼險隘。不當開門而揖寇。留禁旅是。而留邊將非也。且灌之議留禁旅。正恐守隘不固。金人突來。不得不留此以資捍禦。蓋時危勢急。使然。豈有虜旣退。不守邊關而守京城者哉。又况盛亟守關。卽預爲衛京師地。所謂藩垣峻而堂奧晏如。尤萬全之道也。謀國者當以盛爲法。

古方略

卷之五

一

忠貞堂

議備金兵再至

宋欽宗靖康元年、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  
深入、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大原中  
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  
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屯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  
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大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  
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  
再○至○  
此進取必請命之弊朝廷以大敵甫退、不空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  
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繇邢相間捷出上黨、

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商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軍扼南北關

芑山氏曰或備其再至或擣其不意禦虜未有急於是者誰秉國成皆格不用未幾金人果復至大臣莫知所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愚按好問所言皆切要可行今皆不納

宗澤請帝遷都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創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恐，大黜黜陟，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十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繇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帝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急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

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定以圖收復。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

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  
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  
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  
幸○東○南○不○報○

或曰幸東南非萬全計。帝獨惑于潛善之言。不思  
與澤圖恢復。幸用和敗。雖潛善失筭。亦帝昏懦自  
取。非盡潛善之罪也。

汪應辰請防患

宋高宗紹興八年、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

庸主

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西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

舉國若狂

備

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世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祔。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預防。嘗若敵人之至。䟽奏秦檜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芑山氏曰。因循無備。上下相蒙。足盡南渡以來情狀。不謂今天下亦然。

是年吏部侍郎魏矼備論敵情不可信。檜曰公以  
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  
耳。左正言辛次膺聞遣王倫如金定和議。言國恥  
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以母疾求補  
外。詔從之。胡銓亦抗疏言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  
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倫  
又以嘉邪濟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  
可復振。按矼次膺銓所見。皆與應辰合。而當日如  
曾開張燾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朱松趙雍諸

人皆極言不可和。獨朝廷爲檜賊所誤。忠諫皆格不行。可勝痛哉。

陳俊卿議兩淮屯田

宋孝宗乾道五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

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  
 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宋人受病在此然○竟○為○眾○論○所○持○俊○卿○  
 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或○曰○俊○卿○言○非○不○可○行○然○為○眾○論○所○格○卒○罕○成○效○  
 繇○孝○宗○多○疑○寡○斷○耳○

朱熹立社倉法

宋孝宗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繇、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

○此豈迂儒所能

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  
艱食。熹請於府得嘗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  
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  
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  
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  
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  
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  
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反無行之  
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

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  
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  
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因○人○情○  
○寓○賞○罰○

芑山氏曰。熹之所以能行社倉者。非獨法善。惟得  
人耳。其要在擇社首。雖通曉而又仰體有司仁良  
之意。方能通行無弊。否則法自是漸壞矣。

惟適氏曰。此法至今可行。惜當世無講求者。孔子  
所謂惠而不費。具見于此。王淮謂熹行其所學。良  
然。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孟珙修復內隘

宋理宗淳祐五年。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

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水浸處下濕之地

有變為

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

直至三汊。

汊與汊別。汊以智切。音藝。水名。汊丑惡切。音詭。水岐流也。

無限隔。乃修

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

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

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櫃。

因其水泉遇處停蓄。號曰水櫃。

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

知役。因繪圖上之。

芑山氏曰。修隘障水。敵不敢窺。非琪所難。獨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其中撫諭激勸之術。有史氏所未悉者。後世起大事。動大衆。當師其意。無徒苛急。繩民可也。

孟珙大興屯田

宋理宗嘉興元年。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條具上  
疏事。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  
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  
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  
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興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  
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蓋蜀  
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  
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

立賞罰。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  
 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梯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  
 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署以  
 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  
 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  
 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琪下其  
 法於所部行之。

古屯田法

芑山氏曰。髣髴趙克國諸葛亮遺法。以足食安民  
 為戰守根本。皆可行久而無弊者。至創書署安流

寓使之不從敵而爲我用。此尤寓機變於不測。流  
寓之士。必有智調拔萃者在其中。當釋而用之。若  
僅文貌羈縻。恐終不能豢之使不去耳。愚謂琪當  
更進一籌。

孫 余 垣 較 正

余 維 樞

